

中外名人傳

(八十一)

中外名人傳
編輯委員會編撰
王治平主編

敬請指教，歡迎投稿。（稿約見六十七頁）

田中義一（一八六三—一九二九）

日本陸軍大臣

內閣首相

政友會總裁

隨父改姓幼習漢文

田中義一，日本陸軍大臣，內閣首相，政友會總裁，早期策劃侵華的代表人物，曾撰上日本天皇密件「田中奏摺」，為我情報人員取得披露，宣騰國際，揭穿了其帝國主義的本質。

田中義一於一八六三年六月廿二日生於日本長州藩萩（今山口縣萩市菊屋橫町），原名杉山音松，因其父杉山信佑於一八五〇年由田中勇藏藩士家收為養子，乃

改姓田中。田中信佑擅長武技，為藩主毛利氏所器重，擔任護衛，明治維新以後，藩士式微，武術無用武之地，信佑改行經營傘業。其母原是他人遺孀，帶一男孩改嫁信佑，婚後再生音松，八歲時改名義一，全名田中義一。

一八七〇年二月，田中義一在家鄉入岡田謙造的家塾，接受漢學啟蒙教育，一八七六年，十四歲的田中義一，少不更事，參加由前藩士前原一誠發動的兵變，遭鎮壓而告失敗，田中義一因年幼而被赦免。嗣後，至村公所充任雜役，再轉任小學教師，同時進入岡山縣知事石部誠所辦的中塾，繼續攻讀漢文。一八七九年，由石部誠介紹寄居法官笠原本九郎家中幫忙，一八八三年十二月考入陸軍士官學校習軍事，畢業後獲授步兵少尉，一八八九年

進入日本陸軍大學深造，一八九二年結業晉階中尉。

參加東北日俄戰爭

一八九四年十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田中義一隨第二軍第一師團進入中國遼東半島，於花園口侵入中國領土。旅順戰役中，他起草作戰計畫，為軍部採用，受到上級賞識，晉升上尉，一八九五年二月調任第一師團參謀，不久再調參謀本部第二部參謀。

一八九八年五月，陸軍大臣桂太郎挑選軍官赴俄學習，田中義一中選，在亞力山大港任俄軍第三十四團副官，留俄期間，和一起赴俄習海軍的廣瀨武夫為日本搜集俄軍情報，立下功績。一九〇二年在俄學習期滿，返日後，又被派往歐洲考察，

遍訪德、法、意等國的軍事設施及軍隊狀況。

自歐洲回日後，田中義一出任日軍參謀本部俄國課課長，協助陸軍大臣寺內正毅及參謀總長大山巖制訂未來對俄作戰計畫，一九〇四年，日俄在我國東北的日俄戰爭開打，田中義一擔任日軍大本營參謀，同年六月，轉任駐東北日軍總司令參謀，七月，隨軍再度由大連侵入中國，先後參加大石橋、海城、營口、牛莊諸戰役。

一九〇七年，由第一師團長載仁派為第三連隊長，試行軍隊教育改革，結合國民教育，取代過去一味以體罰為主的教戰方法，一九一〇年田中義一升為大佐，轉任陸軍省軍事課長，任內先後完成《部隊內務書》、《步兵操典》、《輜重兵操典》的修訂工作。同年十一月，他模仿德國退役軍人組織，創建「在鄉軍人會」。旨在進行武士道精神教育，組織退役軍人參加生產與社會活動，對青少年進行軍國主義教育，為發動侵略戰爭做準備。

主張對外伸張國運

一九一〇年十一月，田中義一晉升為少將，轉任第二旅團長。一九一一年六月

，受聘擔任軍人後援會會長；同年九月，在山縣有朋推荐下，就任陸軍省軍務局長，主持制定《陸軍補充令》、修訂《陸軍教育令》，貫徹他所謂「良兵良民主義」的改革計劃。由於當時日本侵占的殖民地不斷地擴大，田中義一提出陸軍必須擁有二十五個師團建制的國防計劃，要求增編兩個師團。此事導致桂內閣與山本內閣相繼在護憲運動衝擊下垮台，拖延至大隈內閣時始獲解決。

一九一三年田中義一發表他所撰《滯滿所感》一文，文中躊躇滿志地鼓吹日本應「伸張國運」，由島國發展成「大陸國家」，使中國東北成為日本移民「永住之地」。他叫嚷「開發滿蒙寶藏」，修築鐵路，實現以「日本海為中心」的國策，充分流露了他的侵華野心。

一九一五年一月，大隈內閣蠻橫的向中國北洋政府總統袁世凱提出圖一舉亡華的二十一條件，激起中國人的民族共憤。同年十月，田中義一晉升中將，出任參謀次長，為了擴充進一步侵略中國的實力，田中義一徵得文部及內務部兩大臣的支持，創建所謂「日本青年團」，該組織對小學畢業後、未滿二十歲的青年進行軍國主

義思想教育，成為軍隊的後備力量。該團至一九一七年完成全日本組織時，已發展到二百五十萬團員。一九一九年春，田中義一兼任在鄉軍人會長與青年團中央部理事長，在全日本推行。整套軍國主義教育體系，使每一個日本男子的思想和身體從少年起就要受到「像戰時那樣的鍛煉」。

陸軍大臣轉任首相

一九一八年九月，經山縣有朋推荐，田中義一在原敬內閣中出任陸軍大臣。一九二〇年九月，田中被授予男爵。

一九二一年六月，田中因健康原因辭去陸軍大臣職務，晉級陸軍大將；八月，任軍事參議官。一九二二年三月，他出訪菲律賓歸途經上海時，受到朝鮮愛國志士的襲擊，但未被擊中。一九二三年九月，田中義一重任陸軍大臣時，適值發生關東大地震。他根據閣議決定，動員在鄉軍人會、青年團參加搶險救災，並提出解決震災的方案。

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日本政府提高直接稅及間接稅，增加稅收，用於災後重建，導致經濟活絡，工商業興盛。一九二四年五月，日本舉行選舉，代表資產階

級的憲政會獲勝，憲政會總裁加藤高旺任首相，但在國會中尚非多數，乃聯合政友會及革新俱樂部合組聯合內閣，在國會中獲穩定多數，牢牢的掌握內閣。野心勃勃的田中義一，發覺從政可以提昇政治權力。於是棄軍從政，由於他熱衷對外侵略，贏得代表大地主及資產階級利益的政友會激賞，於一九二五年當選政友會總裁，他主張積極侵華，放言批評聯合內閣，對外政策上發生嚴重歧見，於是憲政會排除政友會，組成一黨內閣。

一九二七年三月，日本爆發金融危機，樞密院長期對若槻內閣干涉中國革命不力光火，這時，決心利用金融危機來推翻憲政會一黨內閣，建立更積極侵華的政府。四月，憲政會內閣倒台，在一片經濟危機聲中田中義一受命組成第二十六屆內閣。當日本天皇要他：「宜格外留意財界與外交」，為此，田中除自任外相外，還邀高橋是清任大藏相，起用對華強硬派的法西斯分子森恪為外務政務次官，山本條太郎、松岡洋右為滿鐵正、副社長。

侵我山東阻止北伐

田中義一上台，便積極推行對華強

硬政策，在施政方針演說中叫囂，「為維護東亞局勢安定，對共產黨活動及其後果，不能完全漠不關心」。同年五月二十八日，田中內閣以保護僑民為藉口，悍然從關東軍抽調二千名日軍，侵入山東，企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

在入侵山東的同年六月廿七日，在田中主持，由森恪及吉田茂策劃下，於東京召開，有陸軍、海軍、外務省、參謀本部、關東軍、駐軍大使館代表參加的「東方會議」。會上，田中親自提出了所謂《對華政策綱領》，聲稱要把中國東北從中國領土分割出來，完全置於日本統治之下。為實現這個目的，會議中商討了不用武力的所謂「內科辦法」和動用軍事手段的「外科方法」。指出首先要支持中國「穩健分子」穩定「南北政權」，即必須大肆煽動中國各派軍閥的對立，堅決阻撓中國統一。同時，為維護其在華「特殊地位」，隨時可以「斷然採取自衛措施」等。

東方會議之後，外相森恪又主持所謂「大連會議」，完全改變幣原對華的溫和政策可以「鐵血」和「強硬」路線所取代。

田中奏摺陰謀洩露

東方會議之後，田中義一還寫了一份上奏日皇的文書，史稱「田中奏摺」，主要內容包括：侵占滿蒙；占據內蒙古；開墾大陸與修建鐵路；獎勵移民與創設拓殖省；調整滿鐵經營方針等，共萬餘言。奏摺中尤以「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的叫囂，成為盡人皆知的歷史。

「田中奏摺」本屬密件，但由我方情報人員蔡智堪取得，交由東北地區的外交秘書主任王家楨整理編譯，並與日本「東方會議」中通過的「對華政策綱領」比對，兩者僅在詞句上不同，對華侵略的原則和方針是一致的。當即由我外交部發表，昭告世界。日本政府雖極力否認，並指為偽造，但後來日本歷史學會編撰的「太平洋戰史」，承認此事並非偽造。

田中內閣為掃除其侵華阻力，於一九二八年三月，大肆搜捕勞農黨、共產黨、無產青年聯盟的成員。又在第三十六屆國會上提出修改治安維持法，加緊對反對者的控制，遂於同年四月出兵山東，五月再增兵山東，深度入侵，以武力占領濟南，阻止我北伐軍北進。

此時，東北奉軍張作霖則向關內伸展

勢力，日本恐張作霖阻礙日軍行動，於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在關東軍策劃下，把張作霖炸死於皇姑屯車站。

被迫辭職心臟病死

炸死張作霖事件，引起民政黨議員永井柳太郎的追究，要求調查真相及政治責任歸屬，田中支吾以對，答辯「正在調查中」或「本人無任何責任」、「不了解情況」等，企圖掩飾，導致民政黨及其他黨派的聯合倒閣。田中不得已，上奏天皇，承認係陸軍所為，願交軍法會議議處。結果僅對關東軍少數有關軍官處分，令其停職反省，編入預備役。

一九二九年七月一日，田中因黨爭激烈，突開內閣緊急會議，會後於凌晨拜謁天皇，被迫辭去首相職位。田中下台後，未辭政友會主席黨職，仍有捲土重來之意。同年九月九日突發心臟病死亡，賁志以終。（黃金文撰）

藍尼布魯斯（一九二五—一九六六）

好萊塢演員

承襲母親歡樂個性

藍尼布魯斯（Lenny Bruce）一九二五年十月十三日生於紐約州明尼奧拉，一九六六年十月三日卒於加州好萊塢，得年四十，生平演出電影三部、錄製唱片十二輯。肯尼斯泰南在他為藍尼布魯斯所寫的傳記中的序言裡說道：「不斷的磨擦和刺激產生了珍珠，它是牡蠣的疾病；同樣地，如葛斯戴夫福羅伯特所說的——『藝術家是社會的疾病』；同理，藍尼布魯斯是美國的疾病。」藍尼布魯斯這顆珍珠罹患的是一種慢性的，而非急性的疾病。

藍尼布魯斯的本名是理奧納德修尼德，在五歲的時候，他的雙親離婚，此後他有生之年的多數時間都是和他的母親及姨媽蜜瑪同住。根據布魯斯的描述，蜜瑪姨媽是個喜愛性愛故事和幻想的人，他的母親莎莉季慶伯格也和他姨媽一樣生活在這樣的幻想中，可是他卻從來不曾見過他的母親與別人同床，也從不曾見過她親吻任何人，只是有很多的男士打電話給她。當時的莎莉季慶伯格年輕且賦有魅力，然她卻必須斷斷續續的當餐廳侍女或為人幫傭以維持生活，她曾以莎莉瑪爾的藝名嘗試

至演藝界工作，但是沒有成功，她帶著布魯斯找過許多的經紀人，然得到的答案總是「抱歉！你不必打電話來，我們會打電話給你。」

莎莉季慶伯格很有與生俱來的幽默感，且生性歡樂，她又善於模仿，當布魯斯逐漸長大，也承襲了母親這方面的個性。他的父親麥隆修尼德是個端莊嚴肅的人，出身於一個正當的、中等階級的猶太家庭，這個家庭一直經濟不裕，他大半生以販售皮鞋為業，不過卻很知道充實自己、力求上進，曾進夜校就讀。布魯斯每週都必須為他父親纏繞整理堆積如山的繩線，這些事是莎莉絕不肯做的，布魯斯也喜歡作一些「壞事」，例如在浴室的門後作一些像他一般年紀的正常男孩所會做的事情，除了知道如何求取生理上的快慰之外，他又從收音機找到了很大的樂趣，他很少能有錢去看電影或買糖果，許多有錢人家孩子所能作的事，他更是只有望而羨之的份。

服役海軍大開眼界

十六歲那年，他在長島的一個農場裡找到工作，月薪四十美元，另加膳宿費。

十七歲時，他進入海軍服役，在接受了基礎訓練之後，開始海外航行，他在安濟歐（義大利之一海港，在羅馬之南）、沙萊諾（義大利西南部一港埠）和西西里島（地中海最大島嶼，在義大利西南端，屬義大利）以及法國南部大開眼界，他在義大利的一些妓院中見識了一些前所未見的事情，後來這變成了他所喜愛的事。不久他決心要離開海軍，同時他也被發現患有癲癇症，有一回他穿了女友的衣服在甲板上夜遊，因而被軍事法庭判決免職，他以適量的安非他命作為治療劑，但用藥的習慣也由此養成。

紐約發展聲名鵲起

自海軍退役後，布魯斯回到了家裡，此時他二十歲，既無專長，又不知前途何在，只有每個月由退伍軍人協會領到八十美元的俸給。他和他的母親同住了一段時期，直到他有了足夠的錢去洛杉磯參加一個戲劇研習會，當結業之後，好萊塢的經紀人仍然給他同樣的回答——「你不必打電話來。」於是他轉向紐約發展，當他在軍中的時候，他母親曾在紐約開過並已關閉了一個舞蹈社，此時她是一個歌舞團的團

員，在當地的一個劇院裡演出，生活僅夠餬口，有一回這家劇院的節目主持人因犯法被捕，莎莉季慶伯格於是安排了她的兒子——神經緊張且患有痢疾的藍尼布魯斯——來取代了這項職位。

布魯斯從此開始了他的業餘演藝工作，然只有微薄的收入，直到他擔綱的一個喜劇節目「亞瑟格達費」，這個節目在紐約市創出了很高的票房紀錄，他也因此聲名鵲起，但紐約市以外的觀眾卻不能了解這位喜劇演員在演的是些什麼，於是他開始對喜劇作了一番苦心研究，可是這些觀眾仍是不接受他，他只好放棄了演藝事業，上了一艘商船，再度開始了飄洋過海的生涯。

深深愛戀漢妮哈露

他隨著商船跑過了許多個國家，後來停止了這項工作，根據他自己的數計——「嫖過了二百個以上的妓女」，然他自己知道，他深深愛戀著一個在他上船之前就認識的脫衣舞孀——漢妮哈露，他身在海外的時候，藉著電話向她傾吐愛意，待他一回國，他們就結婚了。漢妮哈露是個非猶太的紅髮美女，曾兩次離婚，並一度被捕，

布魯斯、愛她、寵她，甚至崇拜她，他們婚後的生活頗為拮据，布魯斯不喜歡她跳脫衣舞，曾試圖將她改造為一名歌手，然她只有跳脫衣舞才賣錢，唱歌卻不賣錢。有一回她遭遇了嚴重的車禍，在床上躺了數月之久，當初曾不知她是否能再起立步行，幸好終於完全康復，後來還生了一個女兒，取名凱蒂，然不幸的是海洛英對她的控制力比婚姻對她的控制力還大，婚後七年，布魯斯脫離了這樁婚姻，並獲得女兒的監護權。布魯斯在好萊塢買了一棟房子，他的母親搬來和他同住，布魯斯外出演唱的時候，凱蒂就由祖母照顧。

插科打諢深受歡迎

一九五八年左右，他再度竄紅，尤其是在舊金山「安氏四四〇俱樂部」作的一些低俗的滑稽表演，這個俱樂部原是個同性戀者薈集之地，他的滑稽劇並不引人發噱，倒是一些色情的插科打諢深受歡迎。「花花公子」的創辦人海夫納曾親自自由芝加哥搭機來採訪他，布魯斯因此而有機會錄製唱片，使更多的公眾能認識他，海夫納又安排他在芝加哥「花花公子俱樂部」演出，非但造成轟動，即使連他在芝加哥

當地客串演出的「凱利先生俱樂部」也場場爆滿。藍尼布魯斯亦從此漸有商業的觀念，他因未受正規教育所缺乏的知識，也由於勤於閱讀和用心研究而得到了彌補，他有一種敏銳的直覺，使他知道應該到哪裡去工作，例如一九五九年他在紐約找到了一家瀕臨歇業的「杜安氏俱樂部」，他對這家俱樂部的老闆說道：「如果你付不起我一千二百五十美元的週薪，那你就付我一二百二十五，每一個顧客我再抽一塊兩毛五。」結果第二個禮拜老闆就和他簽約，週薪二千美元。此時他聲譽日隆，但他所表演的內容也開始有了麻煩，「我所表演的這些東西是不會改變這個世界的，只是這社會裡的某些部分使我感到不快樂，因此我諷刺它，這除了有錢可賺，還使我得到解放。」他如此說道。

安非他命將他套住

布魯斯的首度被捕是因為非法持有藥物，他深為癲癇症所苦，後來得了肝炎，最後又得了肋膜炎，他每每自己注射安非他命，安非他命已將他緊緊套住。他的另一項麻煩是全美各地都對他提出「猥褻」的指控，以下是某次他被捕後的片段錄音

——布魯斯：「我為何被捕？」警官：「因為觸犯違警法，你在公開表演場合使用猥褻的語言……我不知道你如何解釋『品簫者』這三個字。」布魯斯：「我只不過是用講述的方法罷了，譬如『淋病』這二個字怎樣？」警官：「它比品簫者要好些。」布魯斯：「當你從一個品簫者那裡得到淋病的話，你就不覺得淋病比品簫者好了。」

入獄成了家常便飯

從此布魯斯的被捕入獄似乎變成了家常便飯，美國各地的許多俱樂部和旅館都拒絕他的演出，即使沒拒絕他演出的也都飽受被吊銷執照的威脅，他在澳洲的表演曾被取消，在英國曾被禁演，甚至遞解出境。此後他的有生之年都與法律糾纏不清，同時身體發胖，體重超過二百磅（九十一公斤），他每工作三四天就休息一陣子，工作以外的時間幾乎閉門不出，一九六五年的全年收入只有二千美元，過的日子就像個貧民一般，他一些表演穿用的服裝也幾乎全都塵封在衣櫃裡。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在舊金山「費爾摩禮堂」的演出是他的最後一場表演，觀眾仍給他如雷

的掌聲，但不知為的是鼓勵他的抱病出場還是歡迎他的猥褻笑話，到了十月三日，日暮途窮、身心交瘁的藍尼布魯斯終告不支。

孤單走向人生盡頭

藍尼布魯斯死的時候十分孤單，他為自己注射而死，驗屍官如此報告——「急性嗎啡中毒導致的意外死亡」，他的注射不知是為了賴以維生還是用來振奮精神，然總而言之，他與茱蒂迦倫同樣是「盡瘁而死」。而警方也作了一件不可原諒的事，他們讓新聞記者把布魯斯的死亡現場攝入鏡頭，然後刊登在報紙上——「布魯斯由抽水馬桶上傾跌至地面，一隻手臂纏著一根帶子，另一手握著針筒。」，他畢生都受到警方和新聞界以「不當的公開」為罪名而對他提出控訴，最後他顯然變成了這項控訴下的犧牲品，假使他尚能言語，相信他必定也會以「不當的公開」而對警方和新聞界提出反擊。他的母親莎莉季慶伯格為他在加州安排了希臘正教的葬禮，在紐約有上千的朋友和觀眾為他在「傑佛遜紀念教堂」舉行了追悼大會，生性放蕩不羈的藍尼布魯斯可能並不會喜歡這些儀式，

但他早該知道——「人活著就是要去作一些眾人都認為是好的、是對的事情」。(徐步台撰，參採徐步台著《藝海流星》)

海格 (一八六一—一九二八)

英國陸軍元帥

英國參謀作戰部部長

以第一名畢業軍校

海格 (Douglas Haig) 英國陸軍元帥 (Field Marshal)，第一次世界大戰駐法英軍總司令，對德作戰的英雄，擁有子爵頭銜 (1st Earl of Bowersyde)，曾參與南非、蘇丹作戰，創建英軍參謀本部，任作戰部部長。海格於一八六一年六月十九日生於愛丁堡，與英國王室有親戚關係，是英國貴族，家庭富有，為口含銀湯匙出生的貴公子，於完成基礎教育後，進入牛津大學讀書，在牛津三年，除學識打下雄厚基礎外，並加入馬球俱樂部，球技有國際水準。但海格在牛津未能拿到學位，他因故休學了一年，期滿未再回校，轉而投效陸軍，於一八八四年二月，考進桑德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 (Royal Military College of Sandhurst)。

習兵略戰術，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畢業。

南非作戰斬露頭角

一八八五年海格開始在第七騎兵團任帶兵官，由於工作勤奮，三年後升為團附。一八九三年參加陸軍參謀學院入學考試，因患色盲及數學成績欠佳，而名落孫山，但他沒有氣餒，決以工作成績爭取機會。兩年後，他參加德法騎兵演習，負責草擬報告，他完成最新的騎兵操典 (Cavalry Drillbook) 一書，加之參謀作業周密完善，於一八九六年獲保送進入參謀學院深造。入學後，學習努力，獲總教官兵學大師韓德遜上校 (Col. Henderson) 賞識，認其才能卓越，前途不可限量。

然而仕途磨礱，海格在卅六歲時還是一名上尉，可是到了四十二歲，他已是英國陸軍最年輕的少將，升遷十分快速，不過，說起來並不神奇，原來十九世紀中的英軍軍旅生涯非常沉悶，軍官調來調去，很難晉階，升官惟一的機會就是打仗，海格於一八九七年參加了尼羅河遠征軍，一八九九年參加南非作戰。

兩次作戰，都是騎兵為主，海格是騎

兵科，頭腦敏捷，才氣橫溢，升官是意料中事。他在埃及任騎兵旅長布羅伍德上校 (Col. Broadwood) 的參謀官，布羅伍德才智平庸，只會揮舞指揮刀帶領士兵衝鋒陷陣，一切參謀指揮皆委由海格代行，在削平蘇丹境內的變亂時，海格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成了風雲人物。一八九九年，南非變亂發生，英國派遣一個軍的兵力，前往南非，對付殖民地土著叛亂，其中包括一個騎兵師，師長法蘭契少將 (J.P.D. French) 以海格為參謀長，在南非作戰三年，他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體認到戰爭不能靠單一兵種，必須騎兵、步兵、砲兵精確配合才行。而步兵在第一線隊型不能密集，以免一上陣即遭到重大的傷亡，這一觀念改變了傳統的戰術觀念。

南非戰爭結束後，海格實授中校軍階，一九〇三年，他奉派赴印度，任騎兵訓練總監，實授上校，並在印度享有少將虛銜。作為騎兵總監，海格在印度的任務是：(一)是改進騎兵的效率；(二)是進行兵棋演習，以從事較高深的研究。以後曾將研究所得編成一本《騎兵研究》(Cavalry Studies)。但內容卻遠超出單純的騎兵範圍，而是整體戰總論。

參謀作業編組英軍

一九〇五年，法、俄聯盟的俄國，在遠東遭日本戰敗，削弱俄，法在歐洲的地位，影響力大為降低，新興德國藉機製造丹吉爾危機 (Tangier Crisis)，把歐洲推向戰爭邊緣。而英、法於一九〇四年訂有「親善協約」，同年，英國大選，自由黨大勝，哈爾丹 (Haldane) 出任陸軍部長，厲行軍事改革，把國內兵力編成遠征軍，準備隨時出征歐陸，另創立地方軍作為國家總動員的基礎。哈爾丹與海格同是蘇格蘭人，也是舊識，於是先任「軍事訓練處長」 (Director of Military Training)，以後又調任「參謀業務處長」 (Director of Staff Duties)。一九〇六年到職不久後，海格即向哈爾丹提出下列意見：

「我認為我們應該建立一種財政制度以配合假想的情況，那就是一種大戰，必須動用全國的資源始能獲得成功的結束。即令所擬議的制度在平時成本較高，但假使它在戰時比較切合實則還是應該開始建立。照我看來，要使陸軍在人民中生根，所需要的就正是瑞士的制度……。」

海格根據這個軍事思想，計劃編成九

十萬人的野戰軍及廿八個師的地方軍，最後限於財力，僅編了十四個師的地方組，但九十萬野戰軍後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持久作戰達五年之久。

隨軍參與一次大戰

海格於一九〇九年重回印度，任駐印英軍參謀長，一九一二年調返英國，出任駐防艾德夏特 (Aldershot) 的第一軍軍長

，晉升中將，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大戰爆發，第一軍成為遠征軍，開赴法國作戰。同年十月，英、法聯軍與德軍第一次伊普爾斯會戰，這個會戰由法軍總司令福熙指揮，大部分的兵力是法軍，英軍以第一軍為主，由海格任指揮官，另第七師及第二軍的一部分，也歸海格指揮，但在戰場上德軍有數量上的優勢，壓制性的砲兵，德軍也居優勢，十月卅一日，海格麾下兩位師長和七位作戰參謀，在德軍的密集砲火下，全部喪生，海格面臨領導斷層的危機，他親冒砲火，騎在馬上督戰。十一月十一日，海格率軍在德軍壓力下，奇蹟似的順利撤出戰場，他的上級長官法蘭契對海格的指揮能力及第一軍的表現深為嘉許，法蘭契說：「這次大規模防禦戰的

成功，首先應歸功於海格爵士能迅速掌握情況，他對所指揮的少量兵力能作巧妙的運用，對於少量的預備隊更是能夠作經濟的使用。」此為克敵的關鍵。第一次會戰後，海格晉升上將，此戰，英軍共損失五萬八千人。

力阻德軍升總司令

一九一五年，法境英國外征軍擴為六個軍，編為二個軍團，第一軍團指揮官由海格擔任，第二軍團由史密斯多林 (Gen. Smith-Dorrien) 指揮，第一軍團把伊普爾斯地區交給第二軍團，投入新卡培爾 (Neuve Chapelle) 攻防戰，三天戰鬥，攻下第一目標。不久，煙幕彈、迫擊砲大量使用，野戰電話和無線電開始使用，改變了戰爭形勢。同年九月，羅斯 (Alois) 會戰，英軍慘敗，英軍總司令法蘭契遭解職，改由海格接任，以後的十八個月內，海格指揮英軍打了三大硬仗，「李穆」 (Somme)、「阿拉斯」 (Arras) 及「巴斯青達」 (Passchendaele) 三次大會戰，英軍損失高達八十萬人，此即歷史上有名的「西線消耗戰」，對方德軍的損耗也差不多，在這些戰爭中，英軍裝甲戰車於一九一六年

九月十五日首次使用，當時共有四十九輛，其中卅二輛參戰，卻在弗里爾斯（Eggs）村附近獲得一次驚人的局部成功。但以勞合喬治為首的英國政要們對此深感失望。他們認為為了索穆河上不起眼的一個小村，而洩露一個如此重大的秘密，未免可惜。不過，此次攻擊不僅英軍在索穆河上推進。在英軍右方，法國第六軍團早已在九月三日開始發動一個巨大的攻勢，到九月十二日又再度進攻。同一天，在薩羅尼加（Salonika）的聯軍也已轉移攻勢，而俄軍在布魯希羅夫指揮下，其攻勢早已獲得重大的成果。九月十五日，義大利人也已在伊松左河（Isonzo）上發動攻擊。同盟國如此大規模的聯合努力，當然不僅是攻佔索穆河上的一個小村而已，而是為了擊敗德國。

九月十五日參戰的三十二輛戰車，九輛機件故障，五輛跌在溝裡爬不起來，所以只有十八輛曾進入戰鬥，而到次日尚能行動者寥寥無幾。第一型（Mark I）戰車誠然不夠資格贏得戰爭，不過對於戰鬥仍然還是一種有用的輔助工具。海格對此毫不感到疑惑，他在九月十八日就派他的副參謀長到倫敦去要求一千輛戰車。但這個

要求始終不曾達到：在一九一七年四月的阿拉斯會戰時，能用的戰車也僅為四十八輛。同年七月的第三次伊普爾斯會戰，也只有一三六輛；十四個月後的康布萊（Cambrai）會戰，始達四七六輛，直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亞眠之戰，英軍戰車才達到最大使用數字，也只有五三四輛。但海格卻從不喪失信心，而一九一八年的改良型戰車對他的勝利頗有貢獻。

迎擊德軍連勝九次

一九一七年二月，德軍後撤至興登堡防線，使法軍新任統帥倪維爾（Gen. Nivelle）的攻勢落空，在倪維爾的計畫中，英軍是助攻，法軍主攻，依倪維爾構想，可在四十八小時贏得勝利，德軍後撤後，法軍找不到德軍主力，而在西線助攻的英軍，反成了戰場主角，英軍與德軍兵力懸殊，死傷枕藉，但海格相信只有擊敗德軍，否則必敗無疑。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英國第五和第六兩個軍團，面對德將魯登道夫的六十個師和六千門火炮，德軍主動攻擊長達四十一天，英軍損失達二十四萬人，第五軍團被迫後撤，但德軍指揮官魯登道夫犯了一個

大錯，缺乏戰略決斷，未在攻擊優勢中保留擴張戰果的工具，留給英、法兩軍重新結合的機會，遂在以後的戰鬥中，損失慘重，加之美軍參戰，戰場主動權被聯軍奪去，以後的百日大戰，聯軍連獲九次重大的勝利，卒將德軍擊敗。戰爭結束時，英軍俘獲德軍十八萬八千人，火炮二千八百四十門，聯軍最高統帥法國的福煦對英軍戰績備加讚譽，對海格的卓越指揮更是讚不絕口。一九一九年，海格獲授子爵榮銜，晉升陸軍元帥，一九二八年元月廿九日病逝倫敦。（徐華江撰）

王志恆（一九二四~二〇〇一）

中外雜誌作家
高雄縣縣議員

勤於筆耕掌故見長

本誌作者王志恆於二〇〇一年九月辭世，享年七十八歲，生前勤於筆耕，文字流暢，簡明易懂。寫作範圍以掌故見長，例如「日據初期台灣義民抗暴史」、「抗日烈士林少貓軼事」及「揭開雷峰塔神秘的面紗」等篇章，以史為綱，兼述掌故軼

聞，趣味盎然，讀之如臨其境，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王志恆原籍山東諸城，其先世拓殖東北，遂在該地安家立業，故而他生於安東省的寬甸縣，幼時在寄居地啟蒙，讀完中小學，考入鳳城高等師範，苦讀三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本擬獻身地方教育，為人師表，培植桑梓子弟。豈奈日寇入侵，東北淪陷，不得已隨家避居內地，於華北、華中等地從事抗日文宣工作，並加入中國國民黨為黨員。抗戰勝利後，返回東北，從事地方黨務。曾任寬甸縣黨部組長、秘書、副主任委員等職，率同黨內同志組訓民眾，強化組織。當時正值東北剿共高潮時期，王志恆動員民力，支援剿共作戰，卓著貢獻。後來剿共軍事逆轉，王志恆放棄黨務加入軍隊，於一九四八年隨軍來台。

海疆保衛立有戰功

來台後，王志恆進入政工幹部學校業訓班第一期受訓，結業後分發至海軍艦艇任基層政戰工作，艦艇上生活枯燥，官兵顛簸海上，非常辛苦，王志恆和他們打成一片，鼓舞士氣，激發戰力，「八二三」炮戰後，台海情勢緊張，中共海軍雖戰力

不足，仍不時利用小型艦艇騷擾我巡邏船艦，王志恆隨艦參加金門、鰲門、馬祖、大陳等地海疆保衛戰，與中共艦隻短兵相接十多次，屢履驚險，立有戰功，先後獲頒忠勤、海光、海績、海風等獎章，名標海軍功績榜。

改換跑道為民喉舌

台海局勢平靜後，王志恆被選派赴美接收新艦。隨接艦官兵赴美，協助官兵學習操縱新艦、嚴肅軍紀。留給友邦民間良好印象，增益邦誼。返國後積功升任某部政戰處處長，領導僚屬策劃政訓工作，卓有勞績。一九七一年屆齡退役，旋參加鳳

山市第二屆市民代表選舉，獲眷村袍澤支持，高票當選，任內協調地方，溝通民意為選民爭取不少福利，故而於第三屆市代選舉時，連選連任，經獲選民付託，再作大眾的代言人。一九八七年更進一步，高票當選高雄縣議員，成了地方民意重鎮，王志恆加倍努力，服務更深更廣，致力地方建設，促進繁榮進步，功在桑梓。任滿回歸林下，專注筆耕，寫作甚勤，作品散見報章和雜誌，集有「榕窗文集」等書。

晚年，王志恆身體素健，活躍於友朋之間，不料於二〇〇一年九月猝逝，享年七十有七，留給友人無限哀思。（王成聖撰）

三國人物新論

定價二〇〇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彩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歡迎購閱，定價台幣二〇〇元。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